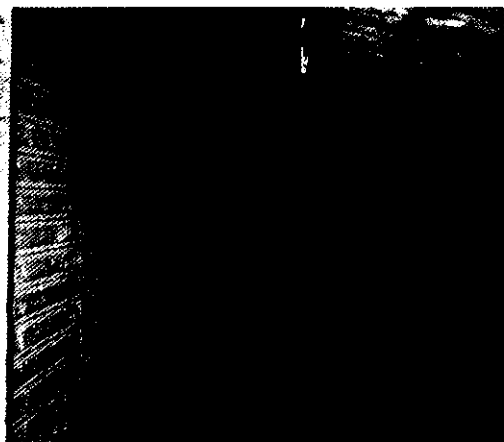


發揮一份慈悲心， 善待台中旱溪乞丐寮的居民

文圖／趙祥憲

重視鄉土民俗古建築的風氣正在受到關心，且廣泛的在研究、考證和參與；隨著人事的變遷，環境的推移，濃烈的人文關懷，常常敵不過經濟考量的侵襲，能夠遺留下來的，也許只剩下既熟悉又陌生的一絲半爪的回憶，這些日漸消失的前塵往事，只能給老一輩的人去懷念追思，而年青一代的人卻又無緣見到。

「乞丐寮」的小世界是一排低矮的小木屋，和隔壁的現代化土木高樓建築顯得很不搭配，帶著濃濃的霉味，參差不齊的鐵皮屋髒亂零落，真不敢想像如何生存？在經濟起飛的現代社會，竟然有這被遺忘的一群人，早期旱溪乾旱瀕傳，水流乾涸，爲了灌溉取水糾紛不斷，也發生過奪水命案。住在此地的百姓，收入有限，有些人找臨時工做做，勉強圖個溫飽。



乞丐寮的狹窄巷道，側著身才能走過

地方耆宿的曾火生、高有智、柯富章等，據現任里長指出，乞丐寮因名稱不好聽，讓人誤認是豬寮似的，後來改名爲愛生院，意思爲熱愛生命，好聽多了。在這裡居住的外地人有一住七、八年，就像遊牧民族似的，今天那裡婚喪喜慶就趕去吃食，明天有拜拜廟會就移往那邊，平時就走到車站市場等人多的地方乞討，有按摩手藝的就由明眼人用木杖牽引，吹著笛子找客人。乞丐寮住民的集體行爲有其封閉性和不爲人知的無奈。

早期地方選舉沒有什麼競選策略，意見領袖不多，口語拉攏宣傳經由乞丐寮住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當地首任官派里長就因深受乞丐們支持，在他兒子李源榮出馬競選議員時，經由他們大舉出動義務宣傳，造勢成功，順利獲得當選。可見丐幫有時最能感恩圖報，居住這裡遠從北部來的因爲相互照顧日久生情，視障和耳聰目明的男女同居，相依爲命，甚至成爲夫妻，也不無可能。

乞丐寮是時代的產物，在當時是無可奈何，這些社會邊緣人對大環境仍有些許矛盾和衝突，大夥兒居住在一起，要強制遷居遊民收容所，不見得能解所有問題。他們也希望大眾發揮慈悲心，受到一定的善待，在困厄的環境下尋覓嚮往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他們也會有「生不逢時」「投錯胎」的喟嘆。